

玉兰花开山海天

□ 安全管理处 曹立鹏

记忆中,在我的青葱岁月里,泰安校区南门草地上那一树开着怒放的白玉兰花,是我难忘的过往中不可磨灭的影像。每年春回大地、晨曦雨后,它就如期静悄悄萌芽、吐绿,不经意间展露出满枝芳华。所谓“忽如一夜春风来”,应景般地具象化了。

从繁华的岱宗大街进入静谧的校园,第一眼望去,玉兰就像是一树洁白的白鸽,静静地立在那里等着你。春风偶尔掠过,轻轻地摇出一树纯粹的景色,让人自然而然地心境平和,沉浸在春的温柔中不能自拔。背景,是初春苍翠欲滴的巍峨泰山和静静矗立的教学楼,周遭,是秩序井然、穿行有序的大学校园,彼此衬托出各自的风采。经常有少男少女们到这里拍照留念,快门的闪动间,保留下了玉兰花的娇艳与大好青春的灿烂,这一切将成为每一个科大人记忆中偶尔跃起的浪花,不可磨灭,与岁月相约,与成长相伴。

很多年后,青岛校区也有了更多白玉兰花,而且种类繁多,从单一的白玉兰,变成色彩更加鲜艳的紫玉兰、粉玉兰、黄

玉兰,它们都被精心地种植在广阔的校园里,与众多或珍稀或惊艳的花卉一起,为即将到来的春天准备着。因为环境的不同,它们的花期比泰安校区要晚一些。等泰安校区的玉兰花绽放好一段时间后,一号教学楼前那一排白玉兰才会吐露新芽,甚至得等到寒假结束、开学一段时日,才会如梦初醒般地一起绽放开来,为“江北最美校园”吹响了春色满园、百花齐放的集结号。然后青岛校区的科大校园,就会进入一个繁花似锦、色彩斑斓的季节。春天的校园绿意盎然,繁花点缀,再加上小西湖和若水园的杨柳垂丝、天水一色,让我们仿佛置身于江南园林中。

这个当年建在偏僻海边,大风呼啸、植被萧瑟的学校,经过师生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,换了新颜。师生们把泰山脚下那几株白玉兰“借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”的风骨,带到了黄海之滨,今日青岛校区的玉兰花,才真有了“待到山花烂漫时,它在丛中笑”的象征意义。

只是,前几天我回到青岛,发觉校园里花草,似乎还沉浸在冬日的静谧中

不曾惊醒,缺乏生机。因为我知道海边的春照例会迟到,所以并不感到突兀,反倒是有期待了,期待有那么清丽的一个早晨,几朵怯生生的玉兰花约定好似的在枝头绽放,吹响这春的序曲——像泰山脚下校园中的那几棵玉兰树一样尽职尽责,彰显了一种责任的延续与坚持。

所以,在期待春天到来的过程中,校园里的玉兰花,就成了一种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”的具体寄托。只有经历过山海间辛勤动迁的人,才会从心中感念学校发展和建设之后的丰足。那是一种从过往的艰难困苦中凝练出的信心,一种永不满足、永不停歇的进取心,鼓励和鞭策着我们每一个人,从那些难忘的日子里坚强地走过来,走到如今的岁月静好里去。苦过、累过、受过伤,更经历过离别,但如今身处于此,看尽繁华过往,一切便也释然。

玉兰花正当时。从山到海,从简至繁,我们仍同处一片天空下。似乎很多事情都变了,又似乎什么也没变。此情此景,何谓得失,休谈成败,你我在路上,变的不过是人心的映像罢了。

随心一看

□ 能源学院 王鑫

时间过得太快,还没来得及察觉,就变成回忆了。对过去越来越模糊,对现在越来越清晰,曾经憧憬的大学生活,变成了进行时。

山科的风景很美,是自然的美。校园很大,我却喜欢上了步行,走路是累的,更遑论去哪里都不算近,但是给予了我随意停下的机会。

早起打卡实在艰难,尤其到了冬天,寒意填满我与衣服之间每一处空隙,冷风吹在脸上一点都不好受,拖着步子,想要快些的念头被疲惫的身体拖住了,偶然一抬头,却发现风景正好。两侧的树上只剩树枝,无尽延伸着,像是在划分天空。天空被分成昏暗与明亮,在种种巧合下竟像是有一条分界线,等待着太阳的升起,一切将温暖起来,一切将明亮起来。本来冷得麻木的情绪,似乎开心了不少。

从图书馆东门出来,大脑短暂的空白,情绪并不高涨,倒也谈不上低落,只是在紧迫的学习之后,有些莫名的空白。我的步伐很慢,台阶是一阶一阶下的,盯着一处发呆,愣愣的。一只猫咪不紧不慢经过我的视野,它的毛色有些花,毛倒是很光亮,并不怕人。嘴角先一步扬起,如此突然,我的内心被填满了。它就那么卧在阳光之下,尾巴轻轻地晃动,我这么看着,就有种满足的感觉,真是奇妙啊。

生活是一日如一日地过着,规划清楚明白的同时,也难免日日重复,尽管有些细微差别,但总是会使人身心疲惫。于是我开始找寻美的瞬间,或刻意的,或随意的,或自己感受的,或他人分享的,如此种种,生活便有了劲。

那一瞬间,是只有自己享有的也罢,是千千万万人共同见证的也罢,只要内心感到一种充沛的情绪,饱满的,活跃的,便是值得的。再次谈起时,往日有了锚点,那一日不再是日历上的数字,它被赋予了回忆的价值,成为了记忆。



计算机学院 刘瑞/摄

我的银行卡里收到了几十块钱,备注“科大报稿费”。稿费?我微怔,好陌生的词汇。

少年的我总把这词跟大文豪联系起来。当时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词时,是读一篇闲文,大意是讲老舍先生的,老舍先生是不要固定工资的,只靠稿费过活,以此来说明他创作的赤诚和高尚的品格。

当时给我的第一感知,能拿到稿费,是不是意味着作者的文学是有价值的?稿费的意义是跟学者挂钩的,是无数商人折服在知识的博大,用金钱购买老舍先生伟大的见识。

少女时代我确实读了很多书。小学时老师就告诉我,我是她见过写作最有天赋的小孩。那时的我,文字可以是有生命的、鲜活的,可以是我思想的孩子。有时我也会萌生当作家的想法,我要以文字为剑,向苍天请愿,为弱者鸣冤,我要写出最动人心魄的句子,我想所有人一提起我的笔名,大家就会由衷地说,她呀,是个有学识的人。她的文字,好!

至于稿费,于我而言,就像一只蝴蝶,轻吻过我滚烫的灵魂,用轻盈的翅膀掠过梦幻的认可。我曾笃定,我要像老舍

先生那样,成为大学者,到时候,我也不要工资,只靠稿费过活。

后来,我放弃了。因为没人给我稿费,准确地说是因为我终于肯承认,靠文字怕是填不饱我的肚子的。

诚然,以前看到作文上多次醒目的58分,59分,我知道我的文字或许是不算差的,联考完,看到阅卷群里的人把我的文字吹得天花乱坠,我也知道,我的文

稿费

□ 文法学院 郭翰欣

字或许是几分可取的。可是……那又有什么意义呢?我听说过一个叫韩冰的学子,因为文字被高校破格录取,还有臧克家被闻一多赏识的佳话,哪怕他的数学考了零分。

可我没有稿费。有时,我也偷偷想,会不会有人发现我?可是我的一篇文章,像一块石子,投入湖里,咣当,激起几朵夸夸的涟漪,就再无回响。我依然背负着弱科的包袱,在求学路上慢慢地走着。

再后来,我竟然慢慢释怀了。有时我看见知名报刊的青年作家的鄙俗文字,又看时兴小说两眼一黑,直到一次再平常不过的联考中,遇到一篇学生范文,题目叫“已识乾坤大,犹怜草木青”。看完第一遍,我就知道,这个人的眼界、学识、文笔、构思、布局以及一切我喜欢的东西,远在我之上。有人会因一篇文章,爱上一个人

吗?于我,答案是会。我能透过那些字句,爱上那个清冷又温润的灵魂,像浸在水里的玉,泛着潋滟的光。我在高中校园墙撘了TA半年,终究未能如愿。也许从一开始TA就注定不会被找到,也许不是我们学校的,甚至根本不是这一届的,或者TA的作品只是题库里的旧文呢?这时我竟然从一个奇特的角度想通了:好的文章,坏的文章,极好的文章,本就有极强主观性,所谓极致美学,从来千人千面罢了。TA能因为这篇神作就此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吗?大抵,也不会吧。

高中,选科政治后,我顺理成章地辨认着什么劳动性收入,财产性收入,什么稿费知识产权,还有什么婚前写作还是婚后发表需要怎么分稿费这些麻烦。稿费,被定义为一个人的脑力劳动的报酬。

在我心里,只有一个人劳动,并且获得报酬,并且他的劳动被认可,他的人格尊严被尊重,财产被保护,他才是完全的人。

至于我,哪怕我18岁、19岁、20岁,都没关系,我不劳动,我不生产,我花父母的钱学习、生存,我就还只是一个小孩。但是,稿费,它似乎在说,你已经是个大人了。

这个社会像尊重一个完全的人一样尊重你,你投稿了你的文字和你的思想,他思考后选中了,郑重地付给你报酬。这一瞬间,你们完全平等地在交易。你不当成一个“孩子”,他尊重你,像尊重任何一个具有完整人权的独立个体。

新年伊始,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年龄其实已经很“严肃”了。大学生活确实是一个很奇妙的人生阶段。大学生是大人,但也是学生。十几岁的时候觉得20岁很成熟,30岁往后就青春不再了。20出头才发现,原来十几和奔三只是弹指一挥间。青春,终究是一本太仓促的书。但认真落笔的每一个文字,都不是辜负。

三月栈桥看鸥去

□ 马克思主义学院 董云天

三月里,北方的海还有些清寒,风扑在脸上,是那种清爽的、带着些许腥甜气息的凉。但青岛栈桥的海,却是个例外。它像是刚从冬眠里醒来,懒懒地伸了个懒腰,把一冬的沉闷都抖落开了。那天的阳光不算炽烈,薄薄的,像是给万物都罩上了一层半透明的、银灰色的轻纱。海水的颜色便在这纱里变幻着,远处是沉沉的碧绿,近处却是浅浅的、活泼泼的青色,一波一波,碎碎地涌过来,又碎碎地退回去,留下蜿蜒的、湿漉漉的沙痕。

人还未踏上桥,那声音便先到了。不是海浪拍岸的轰鸣,而是一种更细碎的、更喧闹的、铺天盖地的鸣叫。原来是海鸥。它们多得简直像谁把一整个冬天的云都撕碎了,撒在了海面上。有的浮在水上,随着浪轻轻地起伏,像一群白色的、会呼吸的泡沫;有的低低地掠过水面,翅膀尖儿几乎要沾着那清冷的水;有的则在半空中盘旋,或是突然一个俯冲,从游人高高举起的手里,灵巧地叼走一点面包屑。孩子们是最快活的,又蹦又跳,将手里的面包屑使劲儿往天上抛,嘴里“哦哦”地喊着,那声音和着海鸥的鸣叫,和着海浪的絮语,混成一片热闹而又天真的交响乐。

我扶着栏杆,看得有些痴了。一只胆大的海鸥竟落在离我不远的栏杆上,歪着小小的脑袋,用那黑豆似的眼睛瞅我。它的羽毛可真白,白得像刚落的新雪,只有翅膀尖儿上,缀着一点点墨色,像是国画大师不经意间的一笔点染。它那坦然地、无猜地看着我,喉咙里发出“咕咕”的低鸣。我忽然觉得,在这片天地里,人是多余的,又是最相宜的。多余的是我们那些扰攘的心事,相宜的,是此刻这颗空空的心,只容得下这片蓝与白的欢愉的心。那风里的凉,那阳光里的薄暖,那海水的咸,那鸥鸟的闹,一齐融在心里,竟化开了一点说不清的温柔。

沿着桥慢慢地走,一直走到尽头的回澜阁。朱色的阁,在灰蓝的海天之间,便显得格外的沉静、庄严。凭栏远眺,海是没有边际的,远处的岛屿也只是淡淡的一抹青痕。风到这里,似乎也大了些,吹得衣角猎猎地响。回身再看,来路上的人,都成了小小的、移动的影子,和满天的鸥鸟混在一起,分不清哪个是人,哪个是鸟了。热闹是它们的,也是我的,只是到了这阁上,那份热闹便被海风吹散,沉淀下来,成了心里一片安然的、开阔的喜悦。

归途上,天色渐渐地暗了。海的颜色变得深了,鸥鸟的鸣叫也稀了,想来是都回到它们夜间的巢里去了。栈桥上的灯,一盏一盏地亮起来,在将暮未暮的天光里,投下长长的、摇曳的光影到水面。风还是凉的,但吹在脸上,却不像来时那样清寒,倒像是被那一天的快乐捂热了。我回头望去,栈桥静静地卧在海里,像一条伸向梦境的、长长的手臂。那一天的蓝,那一天的云,那一群白色的精灵,便都印在这三月的记忆里,成了一幅怎样也看不够的画了。



能源学院 张允昇/摄



计算机学院 刘瑞/摄

人为财,兽为咬。这是二爷爷说的话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。二爷爷是家族里顶有特点的一位老人。老人家今年八十有八,一米八多的个头儿,是标准的山东大汉。近些年身子虽有些佝偻,但说起话来依然铿锵有力。

二爷爷和我的亲爷爷是叔伯兄弟,两位老人都排行第二。几年前我的亲爷爷过世后,家族的祖父一辈儿里,就剩三位老人了。其中我家和二爷爷这一支关系最近,所以每逢年节,二爷爷常来我家串门儿。明明是长辈,二爷爷串门儿时却从不空手,常常提着一袋儿花生、瓜子或者水果一类的东西。对于他给我们孙辈儿的这些馈赠,母亲有点儿“不稀罕”。因为,二爷爷手黑。这里的手黑,并不是心狠手黑的“黑”,是单纯意义上的颜色描述。按母亲的话说:你二爷爷一年365天,手都是这个色儿。我也端详过,确实,黑炭一般。

但不知怎的,我从心底里不觉得这算个事儿。甚至,过年回老家,紧握着二爷爷黑手的时候,我心底会强烈地涌起一股暖流。这股暖流里,掺杂着血液于水,掺杂着酸楚,也掺杂着感动与欣慰。在外栉风沐雨一年,自己扮演着各种“顶天立地”的角色,只有握着二爷爷的黑手时,我才感觉自己还是可以撒娇的孙子。这里的孙子也不是装孙子的“孙”,是单纯意义上的辈分描述。如果你也年过不惑,也上有老下有小,那你握住一位爷爷辈儿的手时,你会体会到我的那份感受。

和二爷爷的“手黑”不分伯仲的,是老人家的“耳聋”。打我记事起,二爷爷就戴着助听器。或许是助听器质量一般的缘故吧,跟老人家聊天时,经常听到机子里传出刺刺刺的声音,有时是一声尖锐刺耳的啸

叫。根据与二爷爷聊天的实际感受,感觉这个刺啦作响的助听器几乎就是一个摆设。加上“几乎”二字,是不想让助听器厂商太难堪。不信,给你描述一下跟二爷爷聊天的场景:

“二爷爷,俺二麻嘛走了几年了?”
“啥?”
“俺二麻嘛走了几年了?”
二爷爷努力侧耳,一边摆手:“听不着~”
我于是凑到老人家面前,一字一顿大声喊道:

“俺——二——麻——嘛——走——了——几——年——了!”

“嗯,好的……”
问话的人只好作罢,任由老人家继续絮叨着盘踞在脑海深处的那些陈年旧话。家族里摸着门道儿的亲人早就总结出来了:“和你二爷爷拉呱儿,你光听着,然后一直点头就对了。”二爷爷聊天,虽然很多都是车轱辘话,但我愿意听。一是因为自己常年在外地讨生活,过年才好不容易回到老家,所以对家中的长辈天然有一份亲近感;二是家族里爷爷辈儿的人陆续“凋

零”,都说“物以稀为贵”,人也是这样吧;三是,在我当下的价值观里,认真倾听长辈说话,本身就是一种孝顺。不用你非得听懂。

有了内心这些“条条框框”的支撑,每逢二爷爷来家串门儿聊天,很多亲友都龇牙咧嘴表示头疼的时候,我是欣然接受的。而且,当你平心静气用心去听,真的能听出很多门道。就像大学课堂里,某门课即便再枯燥,只要你端正心态,是能听出讲中得到裨益的。听二爷爷聊天时就是这样,大约五成的内容听不清老

人家在讲什么。因此每逢听清讲话内容,这内容又恰巧富含哲理的时候,我都如获至宝,想赶紧用手机敲下来。但又担心二爷爷以为我在玩手机,于是继续屏息倾听的同时,大脑高速运转着先把一些关键词记下来,等二爷爷聊完天回去了,我再把内容及及时记到手机里。

一开始提到的“人为财,兽为咬”就是我记录下来的二爷爷的金句,老人家是在告诫我“人为财死,鸟为食亡”,不让我们晚辈走歪歪路。二爷爷的金句可不止这一个。有次老人家说:“亮啊,我跟你讲,三碗子酒要

留一碗。”我知道二爷爷是在提醒我“要给自己留后路,不能挣多少吃多少,一点‘过冬’的粮食都不留”。二爷爷还说:“年轻贫不算贫,老来贫贫煞人。”关于人的寿命,二爷爷的观点是:“人到了那个点儿,打什么针都不管用。”还记得我亲爷爷过世时,二爷爷来到灵柩前,默默地说了句:“完成任务了,二哥,回去修炼吧!”虽然时过境迁,老兄弟俩之间的这段最后告白依然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
其实,每次听二爷爷聊天,老人家聊的最多的还是他的“破烂儿”——二爷爷靠捡废纸箱过生活。老人家知道儿女们也不容易,所以近90高龄了,还完全自力更生,不拖累儿女。光这一点,就让我这晚辈敬佩不已。二爷爷是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到处捡废纸箱的。按老人家自己的话说:“这是没本儿的买卖。”关于卖废纸箱,二爷爷很有自己的一套理论:“到咱镇上卖,3毛钱一斤,到远一点的地儿卖,3毛5一斤,如果开到更远的地儿,能卖到4毛。一次我拉150斤纸箱,一去一来就差出15块钱。这15块钱,我买包子、油条,一顿饭吃不了!”二爷爷一边说着,一边露出得意的笑容。我及时竖起我的大拇指,耳聋但不眼花的二爷爷就笑得开心了。老人家那份溢于言表的知足,几乎可以用“天真烂漫”来形容。

因为耳聋,骑着电动三轮车穿梭在大路上的二爷爷,很是让亲人们捏一把汗。当晚辈们嘱咐老人家好生注意车辆的时候,您猜二爷爷怎么说?

“该着命大就没事!”

